

，但會不會實行？是問題。行起來會不會久？尤其是問題。任老是否言行一致的，從他生平經歷的事實，我們可以得到真確的證明。

抗戰勝利之後爲了解除和平與民主的障礙，爲了促進國共兩方的團結，黃老先生聲嘶力竭地奔跑，呼籲，這些事實讀者在報紙上日有所見，筆者於茲不贅述。

最近，雖然和平的曙光已漸漸射到每一個國民的心上來了，可是困難仍重重發生，黃老先生和着愛好和平的人士們仍在繼續努力調協，我們，每一個國民都在焦灼地等待着渴求看和平，安定，讓「五強之一」的中國能名符其實好好地建設起來。讓百姓們能過幾天像「生活」的日子。

末了要說的是黃老先生的著作，据已燬版的約十種，版存的有：最近之五十年，中國教育史要，黃海環游記，之東，五六境，斷腸集，蜀道，空江集，苞桑集，蜀南三種，抗戰以來，長天集，延安歸來，機關管理一得……等種。

詩
僧
蘇
曼
殊

黃
楠

春雨樓頭尺八簫，

何時歸看浙江潮？

芒鞋破鉢無人識，

踏過櫻花第幾橋？

讀了這首詩後，如果閉目凝思，就彷彿看見了一個芒鞋破鉢的孤僧，攜着寒錫，數着唸珠，在那一望無邊的櫻花林里，踽踽獨行着；而且，從他那一副鬱懣憔悴的表情，我們還可以想像到他所遭受的悲涼的身世和嚴苦的命運來。是的，這首哀婉動人的詩，正是一個處於「落葉哀蟬」的身世的孤僧底自白，這個孤僧，就是纏綿悱惻的詩僧蘇曼殊。

蘇曼殊的原名叫蘇玄瑛，字子穀，小字三郎，廣東香山人。關於他的家世，柳亞子給他作的傳上說：

「玄瑛始名宗之助，其先日本人也。王父忠郎，父宗郎，不詳其姓。母河合氏，以中華民國紀元前廿八年甲申，生玄瑛於江戶。玄瑛生數月而父歿，母子焚燒靡所依。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，因歸焉。」

那知這位在日本經商的蘇某，在國內已經娶過了妻室，而且生了子女，所以後來河合氏到廣東，便不見容於蘇婦，遂又走歸日本；而曼殊



中國古代的

最大天文家

張衡

王 愚

張衡字平子，後漢時南陽西鄂縣人。他生於漢章帝建初三年，（民國紀元前132）死於漢順帝永和四年，（民國紀元前117）他生平以善作詩賦著名，同時是我國古代最大的天文家。當時天下承平，俗尚奢侈，他曾構思了十年作兩京賦以諷諫社會，博得當時以及後世

因有異母兄甚賢，而且對他非常愛護，所以便由香山跟着父親。然而不幸得很，這一留，便把自己留在火坑裏了。

「……顧蘇婦嫉玄瑛甚，亦以玄瑛異類，羣擯斥之。卒分賞遣就外傳於香港；學二載而顧父亦歿，復返其家。則蘇婦遇玄瑛益虐，雖謂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，亦為所乾沒，且揚言河合氏已葬魚腹。由是玄瑛輾轉貧困中。」

曼殊過着這樣悲慘的生活，使他一顆幼小的心靈，感到人生的絕望，於是當他十二歲的時候，他便跑到廣州壽寺里去當了和尚。一個孩童，正如生氣勃勃的春草，理應是積極活躍的時代，然而幼年的曼殊，却如此虛無消極，以致避離入市，入山為僧，其心情之苦痛，實不難令人想像！

關於曼殊出家為僧的原因，也有人是這樣記載的：

「氏粵居面臨小溪，清流縈迴，景色幽雅。隔溪亦有數椽，結構精雅。點塵不染。宅中有女郎，顏如舜華，嬌好可人。小姑居處，即與氏臥室對衡對宇。此一對曠夫怨女，眉波傳心曲，詩詞寫慕忱，情書往返，殆無虛時。」然而，不幸這事竟被他底封建頑固的叔父窺知，以致一怒不可遏，遽加鞭撻，「曼殊陷入愛情的悲劇，從此快快終日，痛傷已極，於是便「祝髮為僧」了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曼殊自幼就是一個天性浪漫，極重情感的人物。可是他的環境造成了他底悲哀的命運，使他不會有過黃金時代的童年，也不會享受過家庭生活的溫暖和甜蜜；他底個性是堅強的，但終於

人們的贊美。但這一篇傳誦古今的文章，比起他在科學上的成就來，實未免隱乎其後了。

張衡在天文歷算方面，都有最精深的研究。順帝時拜他做大史令，在這期間，他曾發明創造了一種『渾天儀』，說明天體運行的形狀。用幾道銅環築成，內中分南北極，黃赤道，上面排列中外星宮，和日月五緯。用漏水轉動星體的出沒，恰好和天上一樣。除此以外，他還發明了一種『候風地動儀』。用精銅鑄成，圓徑八尺，蓋合隆起，形狀和酒樽相仿，裏面安置機關。外面則有八龍，分向八方。每龍口中都銜有銅丸一顆，下面則有蟾蛤（蛙的一種）作張口狀。如有地震，則樽動機發，一龍吐出銅丸而蟾銜之，其餘七龍不動。尋其方向，就知地震在什麼地方。

地震的原因主要的有兩種，地面四十五里至七十五里以下的地層，全是紅熱的熔岩，地面像海船一樣圍在熔岩上面，由於各處地質的輕重不同，有的上升，有的下沉。這種升沉的結果，往往

因為他太年輕了，使他不能在所置身的現實中，積極地鬥爭出一條正確的道路。他向現實投降了。

因為他底天才很高，在他當和尚的期間，仍然不倦於學習，所以，「不數年，盡通梵漢及歐羅巴諸國典籍」。他底師傅慧龍長老也極喜歡他底天才。

當曼殊十八歲時，他底師傅圓寂了。從此，他度得一無所依，情況極其可憐！迫不得已，便東渡尋母。這個期間，是他生活當中很重要的轉變時期。在日本，他認識了孫逸仙、章太炎諸先生，遂獻身於革命工作。

然而，終於因為他底早年的教養不同，縱然他後來所接交的多是些革命志士，而他底思想意識却始終是游離於革命浪潮之外。所以，後來他常常往返於中日之間，過的仍是飄零的生活。加之當時中國的政局非常混亂，而且社會日益腐化，惹起了他的傷感。他便赴印度、美國，遍游各地，繼而又想到羅馬考察美術，終因鬱鬱多病，卒未成行。

他是個熱情而天真的人，他有着強烈的正義感，有着悲天憫人的心懷。在政治道路上，雖然他是個士大夫氣味很濃重的旁觀者，但在藝術方面的成就，他却充分地表現出了他的偉大的天才。

曼殊底藝術作品，一般人共同的批評是：「自創新宗，不從流俗」。這可說是他底作品的特點。他底詩，寫得精美曼妙，悽豔絕倫。王德鍾在「燕子龕遺詩序」中寫道：「其神則塞裳湘渚，幽幽蘭香；其韻則天外雲歌，如往而復，極其神化之境，蓋如羚羊掛角而弗可迹也。」所

種岩石和地殼破裂，因而造成地震。另二種原因，是由於巖岩突破了地層，形成了火山爆發，火山爆發是常伴有地震的。當地震的時候，也像我們用石子投入平靜的水中一樣，激起環形的水紋，以中心向四週波動。地震能影響到地殼，也往往有相似的情形。張衡便是應用了這樣的原理，發明了他的「候風地動儀」的。

張衡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後，有一次「龍忽然吐丸，但地並不震動。當時京師（洛陽）的學們，都一齊嘲笑他的候風地動儀不足為憑。過了幾天，隴報（即甘肅）曾經地震。和候風地動儀吐丸的方向不謀而合，因此人人也都佩服他候風地動儀的妙用。

候風地動儀是利用地動的方向來測地震的方向的。這需要很深的地質動方向性知識。張衡所知的這種知識，直到他死後一千六百年左右，歐美的科學家才由實驗知識的研究，發明了一種「驗震器」。這儀器能自動紀錄地震的方向，遠近和程度，它還可隨地更改震區內

譯拜倫的詩，真是「沉博絕倫，無愧原作。」都達夫曾批評他的譯詩較其創作詩文猶佳，果是言符其實。關於他作的畫，有人說是融匯中國畫和東洋畫而成，實則他的畫同南宋時馬遠的筆調頗相似。顧悼秋說他的畫「如好女兒」，又像他自己畫的疏柳帶着風的樣兒，神情澹宕，令人可愛。而他的小說，如「非夢記」、「碎簪記」、「焚劍記」、「絳紗記」以及「斷鴻零雁記」諸篇，多寫一些兒女情腸的悲劇，類似他私生活的自述，尤以「斷鴻零雁記」一篇，寫得纏綿悱惻，哀婉動人，幾乎成了他的代表作品，所以魏炳榮有過這樣的批評：「以出世佛子，敘入世情關，能以悲慨離合之中，極盡波譎雲詭之致，而處處寫實，字字悽惻，但覺淚痕滿紙，令人讀而愴然。」當然，要以現代的眼光，來給他底作品一個評價，無疑的他底作品多是一些不健康的類廢的東西，但是，若從這些藝術作品中，去研究蘇曼殊這個人底身世，思想和生平，進而去了解和同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和面貌，也未始不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。

他作過不少地方的學堂的主講和教授，作過不少地方的寺院的主持，也作過不少地方的報館的翻譯和主筆。在生活奔波之外，也有着不少的著作。但是，他底情感成份太重，舊時代詩人的氣質太濃厚，在那個亂離的時代中，他祇是一個狹義的愛國主義者；同時由於他在主觀上招架不住所置身的現實的搏擊，在客觀上他終於降服於「炎涼」的「世態」之下，以致使憤世嫉俗，落落寡歡，在茫茫的人海中，他變成爲一個孤帆遠航的夜泊者、厭世者、虛無者了。

快慢來判斷地質的構造。這種「驗震器」自然比張衡所發明的「候風地動儀」要進步得多，但歐美的學者都一致推崇張衡爲研究地動方向的鼻祖。

日本是一個常常地震的國家，日本的研究地震學者，不懂研究張衡的生平，還命畫匠按後漢書將候風地動儀畫出，並如法泡製以作紀念張衡之用。除掉他自己的祖國，和他自己的兒孫，張衡是受遍了世界上的景仰和愛戴的。

除了地動儀外，據說黃帝發明了的指南針，自周成王以後製法便失傳了，直到張衡才又裝置成功。張衡既能延續他祖先的光榮，難道一千八百年後中國人，就不能延續並發揚張衡的光榮嗎？

(地動儀)



後來，他底精神狀態變得極不正常，個性也顯得越發古怪。終天「暴食狂飲，不解人事」，像一個精神病患者似的，飄零於滬杭之間。手下有了錢時，就全部吃了東西，錢花光後，就臥床不起。窮到無以復加之際，不惜把自己所鑲的金牙敲下，易餅食之。也有人說他，「嘗一日飲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動，人以爲死，視之猶有生氣；而明日復飲冰如故。」他這種古怪潦倒的情形，很使一般友人們不解，別人總認爲他是個「出世佛子」，或者「詩」和「情」的化身；而他對自己的辯解則是：「人謂納天生情種，實則別有傷心之處耳。」（觀血淚碑誌感）究竟甚麼是他「別有傷心之處」呢？很清楚，那便是：時代的苦悶。這種苦悶是由他主觀的內在和客觀的外在交互矛盾衝突下產生的，在主觀上他不能從苦痛的矛盾中突破，進而積極地使自己提高，於是他祇有降服於客觀存在的苦惱，使自己的精神和生活趨向毀滅。

當他三十五歲的時候，他以腸胃病在上海廣慈醫院病逝了。他底一生，說明了一種舊時代知識份子破滅的道路，也鮮明地把一種時代的敗北的知識份子的面貌描繪出來。

編者寄語

「我最敬愛的一個人」的「徵文」本期因稿擠暫停一期，自下期起仍當陸續按期發表，尙希應徵諸友鑒諒，又本刊所載文稿，總覺被寫的人物：還不能擴大到各方面，尤其下層社會人物太少，希望讀者多惠撰這方面的稿件。